



风云雷电

梁羽生小说集



风





梁羽生小说全集

风云雷电（二）

（香港）

梁羽生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风云雷电 二 / 梁羽生著. - 广州: 广东旅游出版社; 花城出版社, 1996.3

(梁羽生小说全集; 23)

ISBN 7-80521-635-5

I . 风… II . 梁… III . ①侠义小说 - 中国 - 现代
②长篇小说 - 中国 - 现代 IV . I 247.58

广东旅游出版社
花城出版社 出版

(广州市中山一路30号之一, 邮编: 510600)

新华书店经销

广东省肇庆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850×1168 毫米 32 开 38.375 印张 913 千字

2001 年 7 月第 2 版 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58.00 元 (全四册)

(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)

第十九回 识破奸徒

秦龙飞指望师父替他报仇，想不到师父却是向这黑衣少女恭恭敬敬地施礼，口称“公主”。他是个十分聪明的人，大吃一惊过后，登时醒悟：“莫非这妖女就是云中燕？我刚才造她的谣言，都给她听见了？”偷偷眼向吕玉瑶望去，只见吕玉瑶面色苍白，紧咬嘴唇，不发一言。似乎是因为事情来得太过突兀，大受震动，思路一时间尚未能整理出一个头绪。秦龙飞碍着师父和云中燕在旁，又不能和她辩白，不由得汗流浹背。

青袍客一时间也弄不清楚他们是怎么一回事情，只道秦龙飞未到娄家庄已经把吕玉瑶弄上了手，既是未曾和娄人俊接头，也就难怪云中燕他误会。

在云中燕面前，青袍客自是不便问他徒弟，只好先回答云中燕的问话，赔笑说道：“公主认不得我，我可是见过贵国的国师龙象法王的，如今正要到娄家庄去谒见公主和法王，想不到在这里幸遇，小徒不知何事得罪公主，请公主原谅。徒儿，你还不过来向公主赔罪！”

秦龙飞毕竟还多少有点羞耻之心，知道云中燕是蒙古的公主之后，把心一横，想道：“师父打死我，我也不能向她屈膝！”但想是这样想，看见师父怒眼盯着他时，心里又不禁发慌了。

云中燕摆了摆手，说道：“没什么，用不着赔罪了。好啦，你是要往娄家庄的，是吗？”

青袍客恭恭敬敬答道：“正是。”

云中燕道：“好，那你来得正好。你和令徒赶快去娄家庄吧。请你见到龙象法王之时，告诉他说，我和这位吕姑娘到她家里一趟，两天之后才能回来。好了，吕姑娘，咱们走吧！”

青袍客大为奇怪：“怎的她打了秦龙飞却又和吕东岩的女儿这么亲热，他们是早就相识的么？”不过尽管他疑团满腹，他也是不敢向云中燕发问的。

吕玉瑶见识虽浅，并不糊涂，呆了一会，思路也就渐渐整理出一个头绪来了，想道：“怪不得爹爹常说人心险恶，这个自称是凌铁威师弟的秦龙飞原来竟是蒙古人的奸细！”她是这样推论的，秦龙飞的师父要去谒见蒙古国师，他还不是私通蒙古的奸细是什么？因此，甚至连秦龙飞的本来身份她也怀疑是假的了。

两害相权取其轻，吕玉瑶虽也不敢信赖云中燕，但想：“我如今已是身陷虎口，和云中燕同走，大不了也是重陷虎口而已，对付她一个人总比较好些。”

吕玉瑶如此一想，心意立决，决心先摆脱了秦龙飞再说，当下便与云中燕同行。

走到路上，云中燕施展劲功，吕玉瑶追不上她，距离渐渐拉开。吕玉瑶心里想道：“咦，她倒好像不怕我逃跑？”因为云中燕若是要把她当作人质，就不该离开她这么远的。

心念未已，云中燕忽地回转身飞快地又跑回来，一把拉着她的手。吕玉瑶吃了一惊，叫道：“你干什么？”

云中燕道：“咱们可得赶快逃跑，我的谎话只能骗得他们一时，娄家的人追来，和他们师徒相遇，我的谎话就要给拆穿了！”

吕玉瑶大为奇怪：“她不是蒙古的公主吗？为什么要怕娄家庄的人追她？”但云中燕拉了她飞快地跑，她心有所疑，却是无暇盘问。

云中燕施展全副轻功，拉着她跑，等于是助她一臂之力。吕玉瑶只觉两腋风生，路旁的树木闪电般的倒退，就像腾云驾雾一般！吕玉瑶吃惊不已，想道：“她的功夫这么了得，若然对我不怀好意，我是决计逃不脱她的手心了！”

也不知跑了多远，云中燕和她到了一座山上，这才停下脚步，说道：“咱们可以歇一歇啦。不过也只能歇一会儿，我就要在这里和你分手了。你有话问我，赶快说吧。”

“啊，原来她真的要放我走！”吕玉瑶惊疑不定，问道：“你是云中燕吗？”

云中燕笑道：“不错，我就是秦龙飞那小子说的那个已经和轰天雷‘私奔’了的云中燕。你还相信那小子的谎话吗？”

吕玉瑶道：“那么凌铁威呢？”她没工夫骂秦龙飞，迫不及待的便要知道轰天雷的消息。

云中燕道：“你不用担心，你的爹爹会把他救出来的。”

吕玉瑶惊喜交集，说道：“什么，我的爹爹已经到了娄家庄？”

云中燕道：“不错，我想大概是你昨晚昏迷的时候他到了娄家庄的。我听见有人叫你爹爹去东院救你，是以知道定是令尊。还有一个人帮轰天雷抵御龙象法王的，我猜这个人才是真正的秦虎啸。”

吕玉瑶不觉又为父亲担心起来，说道：“听说龙象法王的武功十分厉害，不知他们能不能够跑出娄家庄？”

云中燕是在轰天雷的父亲出现之前便逃跑的，后来的事情她并不知道。只能这样安慰吕玉瑶道：“轰天雷已经恢复武功，他的师父本领更大，我想我们纵然打不赢龙象法王，龙象法王也阻止不了他们逃跑。”

吕玉瑶道：“但愿如此！”心里自思：“凌大哥若能脱险，爹爹定必带他回家。我回到有里，就可以见着他们了。”

不料云中燕却说道：“吕姑娘，你附近有亲戚么？最好是穷一点的亲戚，娄家庄的人不知道的人家。”

吕玉瑶怔了一怔，说道：“是不是姐姐要找个地方躲藏，让我想想。”

云中燕道：“不是我，是你。依我之见，你暂时还是不要回家的好。”

吕玉瑶诧道：“你刚才不是说要和我回家的么？”心想：“你不方便到我家里，我却为什么不能回家？”

云中燕笑道：“那是我随口乱说，骗他们的。我当然不能到你家里，你也不可回去？”

吕玉瑶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云中燕道：“娄人俊和你令县居住，他当然知道你家住址是么？”

吕玉瑶恍然大悟，说道：“你是怕他们继续来找我的麻烦？”

云中燕道：“不错，令尊和轰天雷逃出娄家庄，龙象法王怎肯放过他们？我想令尊不会这样笨，就回家里的。”又说：“好在龙象法王终须要回蒙古，你暂时避避风头，过了十天半月，打听到确实消息，回去就没事了。”

殊不知云中燕是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娄人俊给凌浩的炸药吓破了胆，他在黑道做了几十年没本钱的买卖，挣来的家业比吕东岩大得多，他还怎敢拿身家性命来赌，毁了吕家，不怕吕东岩和凌浩联手报复吗？而龙象法王古国师的身份，也是不能随便就公然露面的，因为他这次潜入中原，另外还有重要的任务，行踪必须秘密。不过云中燕知道罢了。

不过在云中燕来说，她的江湖阅历比吕玉瑶多得多，为了怕吕玉瑶不懂事，在临行之前提醒她，这也是一番好意。她怎知道这翻好意变成了“自作聪明”，以致后来又生许多事端。

吕玉瑶道：“多谢姐姐指点。姐姐你上哪儿，何以就要在这里和我分手？我们同走不可以么？”

云中燕道：“我是怕连累了你。他们一定会到处找寻我的，你怎能和我同走？”

吕玉瑶道：“这我就不懂了，你不是公主么？为什么要怕他们？”还有一句不便查根究底的话是：“又为什么要帮忙我？”

云中燕道：“一时间说不明白的，以后你见着了轰天雷，就会明白了。”

话犹未了，忽地听得有健马奔驰的“得得”蹄声，自远而近！

云中燕冷笑道：“他们倒是来得好快啊！”吕玉瑶道：“来的若是姓秦的小子，我就和他拼了。”云中燕道：“不可鲁莽，来的不只一骑。嗯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共有四骑之多！”心里想道：“来人骑的都是口外骏马，莫非就是那个金帐武士？”她是在蒙古草原长大的姑娘，听坐骑奔跑的蹄声，便能知道是哪一种马匹。

吕玉瑶听懂了云中燕的意思，瞿然一省，心里想道：“不错，来的不止一人，纵然有那姓秦的小子在内，我也是没有机会和他拼了。”心里暗暗惭愧自己的本领不济，没了主意，说道：“那怎么办？”

云中燕道：“你躲起来，不论发生何事，都不要露面，我来对付他们。”

她们藏身的地方不过是一座小山，云中燕估计来人必会上山搜索，不用一个时辰，就可以遍搜全山，要躲是躲避不了的，心里想道：“来的若是乌蒙和卓合图他们，决计不敢和我难为。我随机应变就是，大不了跟他们回去。”其实她是非常不愿意回转和林的，但为了不让吕玉瑶落在敌人手上，也就只能拼着牺牲自己了。

当下云中燕缓步出林，准备等待他们上山，便可阻止他们入林搜索，不料她还未走出林子，听那暴风急雨的蹄声，已是从山脚经过，去得远了。

云中燕大感意外，想道：“若然是乌蒙他们奉了国师之命来追寻我的，决不会这样粗心大意，看见路边有座树林，不上来搜索，莫非是我猜错了。”

吕玉瑶走了出来，说道：“那些人走了，是么？”

云中燕道：“我拿不准他们是否来搜寻我的，只怕去了还会回来。咱们还是趁他们回来之前，赶快离开这里的好，我向正前方走去，你最好从另一个放向逃走。”

分手在即，吕玉瑶倒是感到有点难舍，说道：“姐姐，你准备上哪儿？”

云中燕苦笑道：“我自己也不知道。你莫管我，赶快走吧！”

吕玉瑶无奈，只好下山，走了一程，并没发现追兵，松了口气，想道：“云中燕说得不错，我是暂时不好回家的了。”想起有个奶娘，住在一个穷山沟里，“这个奶娘，娄家庄的人是决不会知道她的，我不如到她家里躲上十天半月，还可以叫她帮我打听消息。说不定用不着我亲自回家，爹爹和凌大哥就已得知消息来找我了。”她打的是如意算盘，但可惜世事往往出人意料之外。

按下吕玉瑶暂且不表，且说云中燕与吕玉瑶分手之后，心头一片茫然，想着：“这位吕大小姐躲个十天半月，还可以回家见她爹爹，更有希望与她的心人上相会。我却是无家可归的了。”又想：“我已经托时一现把那部兵法交还黑旋风，我的心愿是了却了。黑旋风料想是一定还要再找我的，可是我已是不愿和他重见了。”要知她毕竟是蒙古公主的身份，蒙古入侵中原乃是必行之事，亦即是黑旋风将来必定是站在她的敌对方

向，这次她把吴用那部兵法交还黑旋风，下了决心，不再回国，对她来说，这已经是作了最大的牺牲，若是要她更进一步，与黑旋风完全站在一条路上，最少在目前来说，她还是下不了这个决心。

云中燕心中苦笑：“天地虽大，何处是我容身之地？也罢，即是无家可归，我就浪荡江湖，随遇而安吧。”

她向着那四骑马所走的方向一路行去，以为那四个骑士还要回来的，但却出乎她意料之外，一路上连骑马的人都没碰见。

云中燕漫无目的的一路前行，走到了风景幽美的地方或是名胜之处就停下来游玩，倒也逍遥自在。如是者走了三天，忽地听得急骤的足声，隐隐看得见前面的尘头，云中燕一听，立即就知道是那天从山下经过的那四骑骏马。

“他们还是回来了，不过三日之后方始回来，大概不会冲着我而来的了。”好奇心起，倒想看看这四个人是什么人，但那四骑马却拐一个弯向另外一条小路疾驰而去，她只见到了尘头，没见到那四个人的庐山真面。

此时天色已近黄昏，云中燕走了一程，看到前面有个小镇，便到镇上投宿。

在一家客店的门前，忽见一个小厮正在把一匹白马牵入客店旁边附设的马厩，马厩的板门是打开的，一眼看去，里面正有着三匹同样毛色的白马。云中燕一看，就知是“口外”（张家口以外的产马区）名驹。

“莫非就是那四个人的坐骑，这小厮牵的最后一骑？”云中燕心想。

心念未已，果然便听得里面有人吩咐那小厮道：“这四匹从骑麻烦小哥多饲草料，洗刷干净，我们明天一早还要赶路。”

云中燕本来是要找客店投宿，当下便走进，问掌柜道：

“有上房吗？”她是个爱马的人，在走进这间客房，经过那马厩之时，不免多看了几眼。

客店主人正在和一个中年汉子说着话，见云中燕这样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子前来投宿，不觉有点惊异。

这店主是个谨慎的人，心里想道：“这样年轻貌美的姑娘，无人作伴，只怕不是什么好路道。女强盗我固然招惹不起，即使不是个独脚大贼，是从家中偷走出来的，我也难免要惹官非。”

在这店主想来，云中燕的身份两者必居其一，不是女贼便是私奔去找情郎的闺女，不觉眉头一皱，再仔细的打量了云中燕一眼，说道：“对不住，小店已经客满。莫说上房，‘下房’也没有！”

云中燕大为失望，因为这个小镇就只有这间客店。懊恼之余，说道：“真的吗？那可真是太不巧了。”

店主人听出她话中颇有怀疑之意，说道：“骗你作甚，有生意难道我们不做么？不信你问这位客人。”

不料那个汉子却忽地说道：“姑娘，我们住的倒是上房，可以让一间给你！”

云中燕道：“这怎么成，我还是另外找个地方吧，别太麻烦你们了。”

那汉子道：“不要紧的，我们是四个男人，并无家眷，挤一挤也没什么关系。俗语说得好，出门人与人方便自己方便，姑娘，你就莫客气了。”

店主人道：“这位姑娘说她可以另找地方，客官你们四人……”

那汉子不待他把话说完，就将他拉过一边，小声说道：“你是怕我们四个人合住一间房间住得不舒服吗？那也好，你把空着的那两间房间都给我们！哼，我是给你圆谎，你懂不

懂，你要我当面拆穿你的谎话么？”店主人做声不得，只好点头答允。

他虽是小声说话，云中燕却已听进耳中，不觉起了疑心，想道：“这店主人虽然可恶，但他拒绝我的投宿，却也情有可原，那是因为摸不清我的路道之故。这汉子让房给我，却不知是好意还是坏心肠？不过我也不会害怕他们就是了。”

当他们说话之际，另外那三个人也已从房间里走出来。那汉子说道：“这位姑娘没地方住，我已擅自作主，把一间房间让给她了。”

那三个人都说道：“这是应该的，反正我们也没什么行李，搬起来很方便。”

店主人道：“那么你们已经交了的房钱，是不是要退回你们。”

其中一个年长的道：“不用退了。”

云中燕可不肯领他们这个情，随手掏出一颗金豆，递给店主，说道：“这颗金豆大概也值儿两银子，多下的给你！”俗语说钱财不可露眼，但云中燕却是故意如此，想试探那四个人是否黑道的。

一个小镇上的店主，几曾见过这样的豪客，心里想道：“即使她真的是个女强盗，我也不管她了。黄澄澄的金子塞到我的手中，难道我还能扔出去吗？”当下接过金豆，眉开眼笑地说道：“姑娘，你要吃点什么，喝点什么，尽管吩咐，小店虽没有好东西，我也会尽力替你备办的。”云中燕道：“别费神，我只想吃点新鲜的蔬菜就行啦。”

那四个人看见云中燕掏出金豆，脸上不觉都是出现一丝诧异的神色，但却没有说些什么。最先和云中燕打交道的那个年轻汉子搬了行李，腾出房间，就请云中燕进去。云中燕本来以为他们要来和自己搭讪的，岂知他们连姓名都没有问。

云中燕吃过晚饭，便即和衣而睡，心里想道：“这些人是什么来历呢？我掏出了金子，他们正眼儿也不觑，看来又不像是贪财的强盗。不过也要等到过了今晚方才知知道。”又想到：“即使他们是黑道中人，能有那样的骏马作为坐骑，也不是普通的强盗了。或许他们另有大案要做，我这点金子在他们的眼中也就不稀罕了。”

两间上房是相邻的，云中燕提防那四个人半夜过来打她主意，自是不敢熟睡。不知不觉到了药莫三更时分，忽听得邻房的窃窃私语之声。

那四个人是睡在床上咬着耳朵说话的，但他们却不知道云中燕是个特别擅长于轻功的人，轻功高明之士，听觉视觉都比常人敏锐得多，他们虽是咬着耳朵说话，也给云中燕听见了。

只听得其中一人说道：“三弟，你是不是看上这个妞儿？这妞儿的姿色到是人间少见的。”

云中燕手按剑柄，心里想道：“好呀，如果是采花的强盗，今晚我可得大开杀戒了！”

岂知全不是她所想的那么回事。

那个“三弟”就是把房间让给她的那个年轻人，只听得他的声音说道：“大哥，怎的你也疑心我了？小弟岂是这样行为不端的人？”

那个“大哥”说道：“知好色则慕少艾，你喜欢一个妞儿，那也算不得行为不端。不过这个妞儿却似乎甚是邪门，你可得当心才好。”

那“三弟”道：“大哥我已经说过了我让房间给她只是出于与人方便的一点意思，绝没有别种心肠。明天一早，咱们和她就是各走各的了，有什么当心不当心的？”

那“大哥”道：“这么说是我的饶舌了，三弟你莫见怪。”

那“三弟”道：“大哥也是一番好意，能得大哥教诲，小

弟感激还来不及呢，岂会芥蒂于心。不过大哥说那姑娘邪门，却不知是何所指？”

那“大哥”道：“难道你还看不出她是江湖人物？”

另一个人道：“不错，她把金豆当作碎银来使，九成是黑道上的娘儿。”

那“三弟”道：“哦，二哥，敢情你怀疑她是柳三娘那伙人？”

那“二哥”道：“柳三娘本人的功夫只怕也比不上她。”言下之意，当然不是柳三娘的手下了。

第四个人说道：“你又没见过她出手，怎知道她的本领比柳三娘强？”

那“二哥”道：“何用出手，看她眼神就知道了。那目光精华内蕴，内功显然已是颇有火候。柳三娘只是飞刀了得，据我所知，内功她却是没有练过的。”

云中燕隔壁偷听，听至此处？倒是不禁心中一凛，想道：“这人的眼力倒是不差，不过听他们的议论，倒似乎颇为正派。”想起自己怀疑对方路道不正，对方也在怀疑自己“邪门”，心里不觉暗自好笑。

那“三弟”道：“大哥，你见多识广，江湖上的独脚女盗寥寥无几，你以为她是什么人？”

那“大哥”道：“我倒以为她未必是黑道上的娘儿，云中燕这名字你听过么？”

云中燕吃了一惊，心想：“这大哥好厉害，果然就给他猜着了 my 身份。”

那“二哥”道：“哦，大哥，你怀疑她是云中燕？”

那“大哥”道：“小声点儿，莫给她听见了。”

那“二哥”道：“听说云中燕是在娄家庄，有个蒙古来的什么龙象法王和她一起的，她怎会单身到此？”他的声音尽量

放轻，但云中燕凝神细听，还是听见了。

那“大哥”道：“我也只是猜测而已，但愿不是她，否则只怕就难免有麻烦了。”

那“三弟”道：“云中燕到底是什么样的人？”

那“大哥”道：“很难说，有时她也干些行侠仗义的事，但与侠义道的人却是从没来往的。不过她既然住在娄家庄，蒙古的龙象法王又在那儿，看来多半是和鞑子有勾搭的了，说不定还可能是从蒙古派来的女细作呢！”

云中燕心想：“原来他们还未知道我真正的身份。”

那“二哥”道：“她会不会是云中燕？嗯，大哥，你看会不会是另一位行事诡秘的女魔头？”

云中燕越听越是出奇，心道：“哦，江湖上还有一个什么女魔头，怎的我不知道。”

心念未已，只听得那“三弟”说道：“杨姑娘可不能说是魔头。”

那“二哥”笑道：“听说你与她曾有一面之缘，莫非你是给她看上了？”

那“三弟”说道：“杨姑娘决不是你们想象的那种人，二哥，你可别胡说！”他本来是悄声说话的，不知不觉声音大了起来。那自是因为心中恼怒之故。

这个“三弟”一向是敬重两位大哥的，此时用到“胡说”二字，那是从所未有之事。“二哥”怔了一怔，好生没趣，只好说道：“你别嚷好吗？那你说她是怎样的一个人？”

那“三弟”道：“她的身份，你们用不着多久就会知道了。”言下之意，此际他可是不便多说。

此言一出，那“大哥”也是好生诧异，心道：“三弟有什么事情，从来是不瞒我们的，何以他和那女魔头见过面的这样一件大事，却不肯告诉我们呢？”为了避免老二难堪，当下说

道：“三弟不愿提及这位杨姑娘，咱们也莫再谈她就是了。其实咱们自己的事都没办好，哪有工夫去理人家的闲事？”

隔壁偷听的云中燕对这个“女魔头”倒是颇感兴趣，心里想道：“不知他们要理的是什么‘闲事’，但想必是关于那‘女魔头’的‘闲事’了；我也曾经给许多人当作是‘女魔头’，但愿我能够知道这位杨姑娘是谁，倒不妨和她结识结识。”

那“二哥”碰了老三一个钉子，此时便接过老大的话，自下台阶，说道：“对啦，我倒是颇为担心找不着耿公子，咱们无法应命呢。”

云中燕听至此处，不觉心中一动，想道：“耿姓乃是小姓，江湖人物姓耿的更是不多，他们说的这位耿公子，莫非就是闪电手耿电？”

果然便听得那个一直很少开口的“四弟”问道：“大哥，耿公子已经从江南来到中原的消息可靠吗？”从“江南来”的“耿公子”当然是耿电无疑了。

“大哥”说道：“这是咱们帮主打听到的消息，当然确实。”

“四弟”说道：“那消息说他是住在吕东岩的家里，若然可靠的话，何以吕夫人却坚说她根本就没有见过这个人？难道吕夫人也会说谎？”

那二哥“哼”了一声，说道：“这婆娘我想起她就有气，我们在江湖上也不是无名小卒，那天却几乎给她轰了出来。”

云中燕这才明白，原来这四个人那天是到过吕家去找耿电，给吕玉瑶的母亲赶出来的。

云中燕早已从轰天雷口中知道耿电曾经到过吕家这事，想道：“为什么吕夫人不肯告诉他们真话呢？这些人口口声声称耿电作‘公子’，想必是他父亲的旧属，既然他们并非无名小辈，难道吕夫人不知道他们的来历么？即使不知，也不该推个干干净净，还要将他们赶出门呀？莫非其中另有原因？”